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七卷 吃醋爭風釀成大獄 低頭順腦約法三章

話說沙穀子明知這盤亂子著實鬧的不小，而且官場上從沒曾有這麼作怪的亂子。其實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真真是新鮮話。只得磕頭求告。方撫台也沒工夫理他，朝裡一踱。沙穀子沒奈何，哭喪著臉從院上回到公館，一味的唉聲歎氣。一個收用過的丫頭，叫做三三，大家都稱他三姐兒的，頂是靈利不過的。見了沙穀子這副嘴臉，曉得又是鬧了什麼亂子哩。然而決想不到這兒的亂子鬧到撫台身上去呢。因此遞了杯茶，笑微微的問道：「你又同誰不高興了？」沙穀子「唉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不要說起。這會子鬧糟了！」三姐兒愕然道：「你也有鬧糟一日嗎？你還怕誰呢？」沙穀子道：「本來呢，我的叔叔沙公公在裡頭，老佛爺都向著他的主要辦事哩。這兒的事情根底不好，你也該知道了呢。沙公公別的都隨和的很，只有玩姑娘，他老人家是頂犯忌的。因為他老人家別的事都作興乾一趟，單單的玩姑娘，他老人家沒福享受這趣味兒呢，所以別人玩姑娘，他老人家最不高興的。倒說把這門子的趣味兒算嘔的氣似的。我今兒鬧的偏偏撞在這門子裡頭。你想糟呢不糟嘍？」

三姐兒笑道：「大不子爭風吃醋罷哩，也不致於鬧到裡頭去讓老公公知道呢。」沙穀子搖著頭道：「不是這等說的。」於是把始末根由說給三姐兒聽了。」三姐兒道：「嘎嘎！這麼樣的一件事情。不是我頂在你氣頭上，還要說你莽撞，你真真忒會人家的木梢哩。這種樣的把戲，小孩子也哄不過的計較兒。你想呢，這位撫台是百不管帳的一個『有頭髮的和尚』，『拖辮子的婆婆媽媽』，有意思倒一個姐兒的窯呢？明明是那個姓尤的勾通了首縣，鬧出來的事，你竟■了這麼又長又濕的木梢，同撫台去鬧，你也忒煞糊塗了！同撫台那裡作興，拉下臉來呢？要是真的做官做得討厭了，橫豎放著一萬個心，沒有大不了的事。」

沙穀子一聽三姐兒這等說法大為歡喜，以為三姐兒一定有挽回過來的方法，頓然轉愁為喜。拉了三姐兒的手道：「我的乖肉兒，問你討個主意。來，我有個火鑽的戒指兒，送給你。可知這火鑽的戒指兒名貴哩！通中國只有兩支呢！我當初沒有做官的時際，在上海玩，齊巧『黑唔特而哩』外國首飾舖裡頭有一模一樣的兩支。一支是我買了；還有別一支是上海的一個紳富姓蔣的買了。老實說，只有我同姓蔣的各人該一支火鑽戒兒，沒有第三個人該這東西，豈不可貴嗎？今兒我情願給你了。就是翠子，我同她這麼要好，她問我要過好幾回哩。我到底沒有給他呢。」

三姐兒聽了沙穀子說得那火鑽戒兒竟是無價之寶，心上好不動火。然而，這個亂子鬧得死絕了，那裡討得主意來。但是討不出好主意，這個可貴的火鑽戒兒仍然是「海上三山」，可望不可接。兜的想出一個好主意來。便把臉朝下一拉，裝著頂不高興的樣子來，回顧頭去，向空裡冷笑一聲道：「哼！冤枉，冤枉！陪盡了小心，服侍了這兩三年，還算你愛得我很，直到今日之下，才把這東西說給我聽，又說要給我。平當日間，休說沒有給我瞧一瞧，就是說一聲兒有這東西，也沒露過一回口風，倒情願給那婊子。如今是報你的恩了，為了她直是■了人家的木梢，去抗撫台。瞧著吧！弄出升官發財的好際遇來哩。」沙穀子忙分辯道：「我到底沒有給她呢。」

三姐兒道：「怕不要留著給她哇！我的主意討了出來，立刻就漂哩！」沙穀子也不答話，連忙鐵箱裡去掏摸了一泡，掏出一隻小小的錦盒來。當著三姐兒揭開來，只見一顆綠豆大的，彷彿柿子皮的顏色似的，外國金鑲著一個戒指兒。光華閃閃的，是真真的火鑽。價值也不知要多少呢！三姐兒斜乜著眼，瞟了一瞟，冷笑道：「我也沒福兒戴這個，嘔我什麼？」

沙穀子拉著三姐兒的手，替她套在指兒上，笑道：「恰恰正好！既不嫌寬，又不嫌緊，彷彿量准了你的手指兒似的，注定是你的東西呢。」三姐兒驚地裡又堆下笑來道：「我的了？」沙穀子笑道：「可是不虧待你哩。那麼怎樣的一個主意呀？」三姐兒笑道：「呆孩子，難道『解鈴還待繫鈴人』，這點點還想不到？」沙穀子道：「那麼叫做『解鈴還待繫鈴人』？這句話我老實不靈清。」

三姐兒道：「你說這姓尤的攪出來的事，還得運動這姓尤的去。那姓尤的，不是你說是撫台的親戚嗎？」沙穀子道：「這個不妥。姓尤的，我不認得他，怎樣運動呢？」三姐兒笑道：「該死的呆鳥，當初你同沙公公認得嗎？後來怎樣直是認了一家子，叫他『叔叔』哩，他叫你姪兒哩。」沙穀子搖頭道：「他同我做對頭，怎地運動得來呢？而且介紹人也沒有。」

三姐道：「倒是你的多慮了。姓尤的同你風馬無關，怎會同你做對頭呢？他是同翠子過不去。我猜測過去，一點兒不會錯的。他頭裡沒知道這翠子是你的護法韋陀，所以馬馬虎虎的收拾了這翠子。回來知道了是你的心上人，決計要累墜的，因此調個謊，朝著撫台身上一推。也料不到你拚性命捨命的同撫台去鬧亂子的。所以你設法兒去運動他，他一定同你拉攏的。我倒打探在這裡了，那姓尤的是蘇州人。同鄉分上，不該去拉攏嗎？」

沙穀子頓然覺著道：「嘎嘎！只怕這姓尤的就是尤心迴呢。當初在上海同過幾回席。今兒是來不及了，明兒去拜他。」計議已定，心裡歡喜找出路子來了。偏偏的不湊巧，當夜發起寒熱來，其勢很重。整整的躺了五七日，方得掙扎著起來，以為大局是延誤了。但是撤委的信息，一點沒有。心裡又是詫異，又是僥倖。又將息了兩三天，勉強支持上院去拜尤大人。只見大堂上打了一個鋪蓋，一個肥黑長大胖子，搭著大架子，擱起一條腿子，躺著抽鴉片煙，抽得滿大堂的煙騰騰地。沙穀子大以為納罕：什麼人？把撫台的大堂做起窩處來哩。而且禁煙的當口，膽敢堂堂皇皇的抽大煙？由不得走進去瞧瞧是誰？還沒瞧的清楚，那抽大煙肥黑胖子一骨碌爬起招呼道：「沙觀察，幾時回省的？久會久會！」

沙穀子一瞧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溫大模子。詫異道：「咦！溫大哥，你的公館打在這兒了嗎？」溫大模子道：「笑話，笑話。紮起我的篋子來哩！沙觀察，我們坐了談天罷。鴉片煙也抽一口。」沙穀子到底是官場上人物。而且剛剛闖了亂子，心裡有點氣餒，不敢坐下來。溫大模子笑道：「算什麼？做什麼？上司哩、撫台哩，儘管放心，凡事有我呢。」沙穀子只得坐下，倒要聽聽奇聞哩。溫大模子又死活的把鴉片煙槍塞到沙穀子的嘴裡來。沙穀子原是有癮的人，聞著了鴉片煙的香味兒，心已醉了，那裡還顧戀著這裡是什麼去處，接過來「叻叻叻……」

的吸著一口不能，兩口不休，三口、四口，流水似的裝著、抽著……溫大模子長篇大套的說道：「我運動的事呢，你也知細的。因此累的你宜昌去跑了一趟。可知你竟白跑了這一趟哩！」

沙穀子道：「嘎！敢是不成功麼？」溫大模子道：「光景不成呢，倒也罷了。這是原有點兒欠通的事，我起初原不過想出這個計較來，並不想當真的要辦。驀地跑出這個阮調笙來，說是中丞的舅子。這種東西，倒是眾家的舅子哩！」沙穀子道：「聽說這阮調笙，中丞跟前很有點臉子呢。」

溫大模子道：「我也莫名其妙。瞧光景呢，原想有點面子的。然而我做事體也算得細的了，原議報效的數目，你是知道的，其實數太巨了。我所以只肯先付兩成，等到辦穩貼了，一併繳清。那阮調笙拍著胸脯道：『事體呢，終歸牢靠；銀子呢，卻要先拿。』我瞧他很有把握似的。然而，如此巨款，一點兒顏色沒有瞧見，先拿銀子給他，到底沒這麼的辦法。於是要他請個居間人出來做保。他居然請出一個姓尤的出來。這姓尤的，原來就是蘇州舉人尤心迴。向在內閣當差，名聲兒很大。如今捐了道台，指省到這兒來的。同中丞也是親戚，到省不過兩三天，就委了院上文案老總。這面子著實好看哩！並且我也很知細這個人，是很正派的。既然他老人家肯擔當呢，斷沒錯誤的哩。還且批稟的全權就在他手裡，還不放心，倒是傻子了。於是親自送去一百一十張銀票，一百張是正項；一十張是調笙運動撫台太太的花費。豈知隔了三天，批出來，倒說『來稟已悉，是否可行之處請旨遵行可也。』我奉到這個活絡批頭，連忙找他說與原議不符了，這麼著辦的成，辦不成？還沒個把握哩。他倒笑我『究竟商人，不懂官場事體』，這個批頭要算超超等哩。何也呢？這事關重大，而且上下都是有損無益，只便宜了我一個人。若是貿然批准了，開辦起來，包管有人作梗的。鬧出亂子來，仍舊是個不成功，就是撫台也有老大的不便。如今索性弄個摺子去，老實說守有『該部知道』四個字，可知

『該部知道』四個字便算允准了的，那末隨你是誰，作梗阻撓不來哩。豈不是超超等的批頭嗎？我聽了這樣一泡的說法，雖然是個商人，不懂官場的經絡，其實不是呆蟲。於是問他作興，交部議覆那便什麼處？這全權不是移到部裡去了？要我再到部裡去運動，那是來不得的。我想弄兩個的，算計部裡伸出手來，是又長又大的。豈不是我頂了這個不很好看的名兒，倒替別人弄錢嗎？他說：『你料的到，難道我們倒料不得了，見識反而不如你起來哩？老早打點舒齊了，你道是這等巨款中丞一個兒吞在腰包裡嗎？其實中丞落不了幾個嘎！』沙觀察你想，這姓尤的算計兒精呢不精？這當口已伏著混賴的地步了。」

沙穀子道：「混賴什麼呢？」溫大模子道：「喏，你聽我說呢，他還說：『一言蔽之，終歸放心、放心、放著一千一萬的心。若說事體弄僵，情願加倍罰我們，憑你加十倍的罰款，盡說就是了。』他說的這麼結實，也就罷了，只得老等著。可知皇上聖明很的，說『鹽斤為民間日需之要物，豈容奸商壟斷！該撫事體不察，遽行具奏，顛頂已極。著即傳旨申斥』等語。」沙穀子拍手道：「拉倒，拉倒！那末沒法可想的了。溫大哥這會子吃虧了，白丟了一大票。」

溫大模子道：「呀呼呀！這麼一筆巨款，就此罷了嗎？常言道：性命不是鹽換來的。這等不希罕。然我的銀子果然鹽換來的，比別人越發的寶貴些兒呢。而且他們親口說的：事體不成功，倍罰！我也不罰他，只消還了我的本錢，也就完了。不過本錢是短半個不成功的。什麼說那個阮調笙為了他媽病重回去了。那姓尤的，這幾天人也不見了，不知那裡去了。見那撫台呢，倒說『不曉得。沒有收到你的銀子呀！』你既沒授給我，我便沒有收到你。可不是他們三個兒勾串通混賴我的一筆錢嗎？真真豈有此理！中國官場，所以要吃外國人窩糟呢。一連七八天『止轅不見客』，裝病賴債。我豈是好說話的人！他躲在裡面，看他躲到幾時嘎！因此我拿個鋪蓋來，成日成夜的坐著，看他怎樣？難道一輩子躲得過嗎？你倘沒事，只管到這兒來談談。我的公館就算在這兒了。」

沙穀子恍然大悟：撫台有這麼乏味的事，所以沒工夫同我鬧脾氣了。他既『止轅』，我就不要見他了。但不知尤心迴，究竟在裡頭，不在裡頭？即使在裡頭，也決計不會客哩。只得擱一擱起，再做道理。看官須知，巡撫衙門那裡經得起一連止了好多天的轅？面回的公事，見不到他老人家的面；行文的公事，只有進去，沒有發出。通省文武印委急的搔首不著癢處。內中有位夔州府巫山縣知縣苟大老爺，就是湖南候補縣丞苟讓仁苟老爺的胞叔。因為地方上捉著了一個「革命黨」，姓言，排行第五，大家都叫他「言老五」的。他老子是做葛布的經紀。商場上大半曉得那人是個頑固。驀地裡，有人說印的兒子是「革命黨」。連忙督率通班捕役，四處兜拿，在一個姐兒家裡捉住了。以為升官發財的好機會。便不問情老，當他「革命黨」的大頭目辦理。

一路申詳上去，到了撫院衙門，六撫台看了內中很有幾處疑惑。方撫台這一點好處，要說還他，不可埋沒的。因為他老人家迷信極深，於是視民命，因之而亦極重。所以把言老五提省親訊。公事上並無髮下臬司的字樣，苟大老爺只得解到杭轅來。那一天齊巧方撫台的頭一天止轅，只得下來；第二天仍是止轅；第三天、第四天、天天如此。看看已過半個月的光景，終是彷彿「窮嫖客上紅姑娘的門，龜公鴿母繫子繫孫」，都冰冷著臉，誰高興理他。究竟現任州縣老爺出手來得漂亮，況且巫山又是著名的好缺，花兩弔銀子運動了巡捕，索性把公事偷了出來。這一來別的倒不要緊，只有言老五的蛋倒足了。

須知這案的真相是這樣的，那言老五還只得十七八歲，生的好個俏皮囊。然而肚子裡卻一字不識橫划，一肚子的茅草。俗語道「繡花枕頭」就是他。巫山縣原是極繁鬧的去處，湖、廣、陝、甘等處的通衢，川南第一個衝要，所以珠廉曲院，深屋紅燈；粉黛交枝，流鶯比鄰。那言老五成日家鮮衣華服，蝴蝶似的在花堆裡飛來舞去。「鴿兒愛鈔，姐兒愛俏」，那是天演公理，六大部洲，同一意旨的。這裡有個姐兒，名兒喚做妙鳳，已是老去秋娘，韶光已逝。然而王次回說的真叫做「徐娘風味勝雛年」，所以妙鳳還■著一塊紅牌兒。有個姓林的林師爺，據說是川南道台衙門裡的老夫子，瞧去是南邊人。在妙鳳身上花了兩個錢，成日夜的霸佔了妙鳳，不許招待別客。動不動倚官托勢，拿出道台衙門的聲威來壓制。其實是個花中賊蠹。

這林師爺的牙爪裡頭有個姓江的，不曉得他叫甚名字。都叫他江一的，光景是個巡檢官，曾經當過巡官的。今日之下，其實差使已撤去了多時了，他還借著巡官的氣概，欺壓善良，魚肉百姓，同林師爺兩個狼狽為奸，同惡相濟。所以妙鳳拿他們實在奈何不得。並且私底下和言老五結了不解之緣。其實言老五的銀權是老子拿的，沒得稱意的花用。倒是妙鳳情願倒貼他。言老五便把妙鳳當做他的庫房，往來情密，少不得落在林師爺的眼裡。林師爺其實氣不過這言老五。幾次三番同江一商量，要把言老五法辦，得不敢到妙鳳那裡來。江一道：「法子呢？終是有的。」並且他老子是個正經商人，名聲最好，想不出什麼方法。暫且擱過。有天，有個販古董的方人也，同言老五在露香居喝茶。齊巧，江一也在那裡喝茶。江一同方人也是朋友。便走攏來談天，同言老五也搭訕起來。江一便知是妙鳳的心上人。正沒個計較擺佈他，姑且拉攏做個朋友，慢慢地找個計較吧。於是，從這一天起，排日家混在一淘，又是方人也，替言老五吹了一泡大牛皮：很有錢。江一便動了一個摸金主意，和林師爺計較道：「我們倒不如改變方針，朝著言老五身上弄幾弔銀子來使，未必不可。」

林師爺道：「也好！本為妙鳳說索性替他還了債務，做起人家來。省得說私底下同言老五怎麼怎麼，疑心個不了。你還了債，便是你的人了，你便可以做主了。如今正愁著沒處設法一二弔銀子。有這機會，倒也使得，真是『以子之矛，射子之盾』哩。言老五豈不倒蛋嘎！」

江一笑道：「到底林師爺才高學廣，辦事得法。」過了一天，江一便邀言老五到妙鳳那裡同林師爺會面，言老五有甚見識，以為索性同林師爺做了朋友，省得到這兒來，偷偷逸逸的，不爽快。旁邊妙鳳見了詫異不置。然而女人家見識也是有限，見他們一搭兒做淘，玩過幾回，就不以為意。倒覺便宜了許多，省了好些的遮掩。有天，林師爺喝了幾杯酒，高興耍錢，同言老五做局。言老五道：「別的要錢卻懂不來，只有又又小麻雀，還可以應酬應酬。」

江一道：「我們推兩方牌九玩玩吧。你若懂不到，就同林師爺合做個莊家吧。小玩意，你們兩家子合湊一弔銀子來做本錢。」言老五笑道：「我那裡有這麼許多銀嘎！又又小麻雀，兩三吊錢的輸贏，消個遣兒，還可以應酬。除此之外，你們只管請，不要算我一個人數兒。」

江一不料言老五老定主意，不上他們的當，便撥轉口風道：「就又幾圈麻雀玩玩，也使得。」豈知言老五別的能耐卻沒有，又麻雀的技藝是超超等，大有把握，可以操得必勝之權。嘴裡雖說兩三吊錢的輸贏，可以應酬應酬，其實不論大小，都肯又的。林師爺便說：「又麻雀也好，五百吊錢一底，四八解。」

言老五道：「五百個錢四八解吧。」江一道：「那是忒小了，也沒興會。」林師爺道：「如此一千吊錢，二四吧。」言老五笑道：「可不是同五百吊錢四八解一樣嗎？我們現錢，還是用籌碼？」林師爺道：「自然是現的。」言老五答應了。

須臾入局。拼到第三副，輪著言老五做莊，坎坎的和出一副三百和，到攔牌來，該贏二千四百吊錢一家，各人身上頂多不過三、五百吊錢，還是預備捉弄言老五的，所以帶著這許多錢。不然三、五十吊錢都拿不出來。驀地裡和出這副攔子牌來，林師爺第一個發急，只得同言老五商量，暫記一記，碰完了再算。言老五道：「那個不興。說好是現錢現取，怎說要欠呢？」江一抄著牌道：「碰下去，碰去……，碰完了再算。」言老五把牌按住道：「那是不作興的！說現錢，須得解了錢再碰。」林師爺道：「沒有帶著這麼多的錢，那是沒法的。」

言老五道：「那便拿去……。假如你們和了到攔牌，我使得不拿錢出來嗎？」於是頂住了這個收常妙鳳自然幫著言老五的。勸解道：「既然說定現錢做輸贏呢，自該不作興欠的。真真輸得多了，現錢解過三五千莊，短少兩個，究竟不是說不出的話。如今只得第三副牌，一圈莊還沒到，又不曾輸過三底、五底，就要欠帳。怪不得言大老爺不肯，還是拿了出來再碰吧。」

林師爺道：「身上沒有呀！還要說嗎？」妙鳳搖搖頭道：「其實為難。碰到五百吊錢的四八，身上沒有兩三千吊錢，那裡可以坐下去碰呢？」言老五道：「也不用碰了。寫張欠據來，約定幾天還吧？還有七圈零一副牌。還清了錢，再碰也使得。」

妙鳳道：「很說得不錯，言大老爺等著這裡，林大老爺、江大老爺、方大老爺拿錢到這兒來還吧！說著端過三張信箋、硯台筆墨，放在桌上叫他們三個寫契約。言老五道：「人也寫一張二千四百弔的契約來。」又遞個眼風過去，人也會意，提筆就寫。且叫

妙鳳做中人簽了押。言老五又道：「林、江二位，寫在一張紙兒上，寫四千八百吊。」

林師爺瞧著方人也已寫了，沒奈何，同江一兩個人出面也寫了。妙鳳做中人簽了押。立催著林師爺、江一立刻取了錢來，仍舊碰和，三副牌，碰他怎好意思呢。林師爺、江一也坐不住了，借勢一溜煙走了。方人也道：「你們鬧的什麼把戲？我竟懂不來呢？」

妙鳳笑道：「原是你方大少爺的介紹，言大少爺本底不認得這兩個的。如今揭開天窗說亮話吧，這姓林的把我占住了幾個月了，開口道台衙門；閉口觀察使署，架子拿大的要不得。言大少爺到我這裡走走，露在姓林的眼裡沒臉的東西，難為他拉下來吃醋。我也知道他們鬼鬼祟祟，要倒倒言大少爺的蛋。所以我著實叫言大少爺留心著，別中人的暗箭。三不知你方大少爺同姓江的是朋友，倒把他們替言大少爺拉攏起來。頭裡我卻有點子著慌，過了幾天，瞧他們沒甚壞意，倒也罷了。天有眼的，齊巧昨兒晚上同言大少爺談起別的，可別提防，只有防他們紮圈兒要錢，葬送你了。若然，只答應他又麻雀，拿這副玩熟的牌出來，那怕五吊銀子，一萬銀子的大注兒的輸贏，盡同他們賭。不怕他們不上當兒呢。方大少爺，你是大輸贏玩慣的，五百吊錢四八的麻雀，也不算什麼。言大少爺曾經又過這麼大輸贏的麻雀嗎？隨常不過幾吊錢玩個消遣罷哩。頂多十吊錢二四，再多是不來的了。今兒膽子這麼大起來呢？如今立了契約，他們就不敢來了。來就伸出手來要錢。而且又是我的中人。」說著把方人人的契據撕個粉碎。說道：「我是不好同你算賬的，借你光，捉弄開了他們倆個鬼。已感激很哩。」

方人也大悟道：「原來有這緣故？所以方才我要拿出錢來輸，言老五同我遞個眼風別拿出來。我竟吃你們用了，簡直的一點兒不覺著，彷彿一個小孩似的。可想世界上的交接，其實不容易，兇險的很。我想林師爺、江一都是官場中人，我是商人，所以巴結巴結他們，覺著臉上光彩的多。不料，要紮人家圈子的，這兒要算得倒蛋了，倒吃人家葬送去哩。」

妙鳳笑道：「方大少爺不是我說尖發狂的話，若說林、江兩個還是起馬貨的官場，同官場中人交接交接，算臉上有光彩，只有你方大少爺的思想了！據我看來，同官場中人交接交接，恰正是沒有臉的事。我聽得個大員還是拐騙出身哩。」方人也道：「只怕說說罷哩，沒有這事吧？」

談了一會兒，方人也自去，不提。言老五便成日夜的混在妙鳳家高樂。過了三天，林師爺同著江一搭訕走來。言老五盤據在房裡，一見面，馬上伸出手來道：「原說過一天還錢的。今兒已是第三天了，好沒信行。快拿來吧！」

林師爺笑嘻嘻的道：「還不曾調齊，再過幾時吧。」言老五道：「呀呀呼！明兒……」妙鳳搶出來道：「這麼可不難為情？我是中人，也卸不去肩仔。言大少爺說要到道台衙門找你林師爺；巡警局來找江大爺討錢，都是我擋住了。我說林師爺同江大老爺不是要少人家錢的，終竟會來的。不是這兒來了嗎？林師爺身上，這幾個錢算什麼，別和言大少爺玩了，結了他吧。我的擔子也卸了。」

林師爺道：「其實沒曾調齊……。」妙鳳道：「先還點他，也使得。林師爺笑道：「那是不必吧！過幾時，一併還吧。身上也不過幾十吊錢，忒差遠了。」妙鳳朝著壁上冷笑了好幾聲：「哼、哼、哼……也算師爺。老爺們的牌號？我看一輩子也還不清四千八百吊的錢哩！空著雙手，有本事會跑得來。其實不容易有這張臉。」

言老五道：「也罷。我同你們立條約從今而後，不許再到這兒來！來了我便要錢。也不許在別處叫妙鳳的條子。江一雖然不是妙鳳的客，也不是我的朋友了，沒甚由來到這兒來呢，也可以不必來哩。依得我，錢的一句話暫且攔一攔起，倘是不的，預備了四千八百吊錢，交割清楚了，再來玩吧。看妙鳳的真情意，裹著那兒身上。我勸你林師爺別做冤精吧！」說得林師爺同江一臉上緋紅，諾諾而去。妙鳳同言老五拍手大笑。光陰苒苒，不覺又過了十來天。一日，報紙上登出一條新聞來，說「革命黨頭目言老五，勾通匪會，意圖不軌」云云。

言老五看了這條新聞，並不吃驚，安之若素。何以呢？委實的那言老五文理有限。「意圖不軌」這四個字，解釋不來。不過天天買張報看看，棄做個在行罷哩。你道這條新聞是那裡來的？原來江一出的主意，一面寫了幾封狂悖的信函托了言老五的名字，投遞各衙門局所；一面勾通報館登出新聞來。兩面夾攻，不由得官場不著慌。正在麻亂的當兒，江一原當過巡官的，便去拜會縣裡，說：「革匪言某人，兄弟緝訪著實了。匿在堂子班妙鳳家中，趕快去捉拿。稍微延待，恐怕知風逃遁。」縣官苟大老爺一聽，歡喜非常，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」巴不得地方有個革命黨跑來，捉著了那是升官發財的好機會。於是馬上傳齊通班捕役，會同營訊，江一做眼。言老五正在妙鳳那裡快樂。驀地裡吃苟大老爺一窩蜂的跑來，一條鏈子鎖了去，升堂嚴訊。言老五原是玩慣的孩子，那裡經得起這個波浪，早已嚇得個半死，可想還有口供嗎？苟大老爺樂得稱肚皮，申說上憲，府道衙門模模糊糊的不管，終道縣案不虛，吃著方撫台頂真起來了。上文已經說過，茲不複述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